

最后的胜利

□ 崔立(上海, 公务员)

视频里, 一位高铁上的中年女人一个人坐在座位上, 没有戴口罩, 只能用衣领来遮掩着口鼻, 脸上淌着泪。一位走过的年轻列车员说: “买不着口罩是吧?” 中年女人说: “是的, 我去买了, 没买到。” 年轻列车员安慰着说: “没关系, 这段时间好多人都买不着, 我这边有单位发的口罩, 先给你, 你多注意安全。” 年轻列车员从身上掏出一副口罩, 递给了女人, 还说: “别着急, 有我们在呢。” 女人感激地戴上口罩, 擦着泪水。

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里, 我看到一个戴着帽子、戴着眼镜、也戴着口罩的约莫八九岁年纪的小男孩, 拿着一个大篮子, 在一个个货架前走来走去, 因为他个儿不

高, 有几个高一点的位置, 他都要踮起脚来才能拿到。有距离近的买东西的人, 男孩子很自觉地就空开一些。篮子里很快就放满了东西, 男孩子还低下头, 用手在细细地察看还缺什么, 直到他轻轻暗自点了点头, 再向柜台前走去。这个男孩子我认得, 和我同住一个楼。他的爸爸是警察, 妈妈是医生。

在居委会申领口罩时, 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, 是我们小区里经常捡拾瓶子或是报纸的老周。我曾经还和老周有过一次挺有趣的接触, 那次我在小区门口等人, 边在等人边在慢悠悠地喝一罐瓶装饮料, 直到我听到一个声音。“你怎么还没喝完, 我可等你好一会了。” 我一瞅, 竟是那老周。



老周眼巴巴地在等着我, 搞得我一阵苦笑。现在, 老周居然一下子冲到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面前, 说: “我要捐款, 我捐一万块, 给武汉抗击疫情, 我把钱都带过来了。” 我一愣, 我看坐着的居委会的陆阿姨也都愣住了。

现在, 当我在写下这段文字时, 我也在感慨, 感慨在这场突如其来扰乱我们生活给我们带来诸多不便的疫情面前, 我们能看到许多, 也能感受到许多, 往常平静的生活中看不到的人和事。在今天的中国的和平年代, 有这么多既可贵又可爱的人, 我们没理由击败不了这场疫情, 我们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!

一起运动

□ 黄晔(湖北, 教师)

庚子年春节特别清冷。

腊月三十下午, 地处鄂西南、距离省城武汉 300 公里的宜昌也宣布封城, 之后, 市区陆续分区实施封闭管理, 各小区也封闭管理, 严控车辆人员出入。无论自觉还是被迫, 在病毒的威胁下, 人们一改往日走亲访友的热闹, 安静地待在家里, 期待春暖花开时。

宅家的日子, 一家人从来没有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, 吃喝玩乐之余, 不免要担心体重秤上的数字剧增, 得想办法让自己动起来。我们每天挥挥网球拍, 原地竞走, 拍手高抬腿, 五禽戏, 方式其实很多。唯一不足, 和老公两人, 难免觉得有些意兴阑珊。

正月初二下午 4 点多吧, 我正歪在沙发上看电视剧, 隐约听到了楼上传来的什么声音。仔细聆听辨识, 原来是跳绳拍打地面的声音, 声音持续了近半小时。楼上女邻居我见过, 身材苗条, 这运动能力, 让我佩服。

第二天下午 4 点多, 楼上的跳绳声又响起来, 我说: 人家又开始锻炼了。拉着老公也站起身, 原地活动起来, 动了一会儿觉得不过瘾, 便开始了客厅饭厅门厅卧室往返慢跑。

接下来每天下午 4 点半左右, 跳绳的声音都会准时响起来。有如上课铃一般, 听到这声音, 我也会立刻站起来开始宅家微运动。

一边运动一边仔细听着楼上的动静, 跳绳声不停我也不停。

以往还抱怨现在的住宅楼隔音效果差, 现在却觉得真是太隔音, 我得张着耳朵才能听清。有时候我还想, 可惜我楼下的邻居还未入住, 要不然, 听到我运动的声音, 他们也会像我一样, 跟着动起来吧。

昨天站上体重秤, 数字和节前没有什么变化。我暗想, 等疫情结束, 碰到楼上邻居一定要感谢他们。如果没有他们家每天准时响起的跳绳声, 我宅家的运动不会坚持得那么好, 有了这个声音, 我就感觉有了同行者, 有了坚持的动力。

